



# 苍凉大地

徐景辉 著

【第二部】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苍穹之下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自选集

（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苍莽大地

徐景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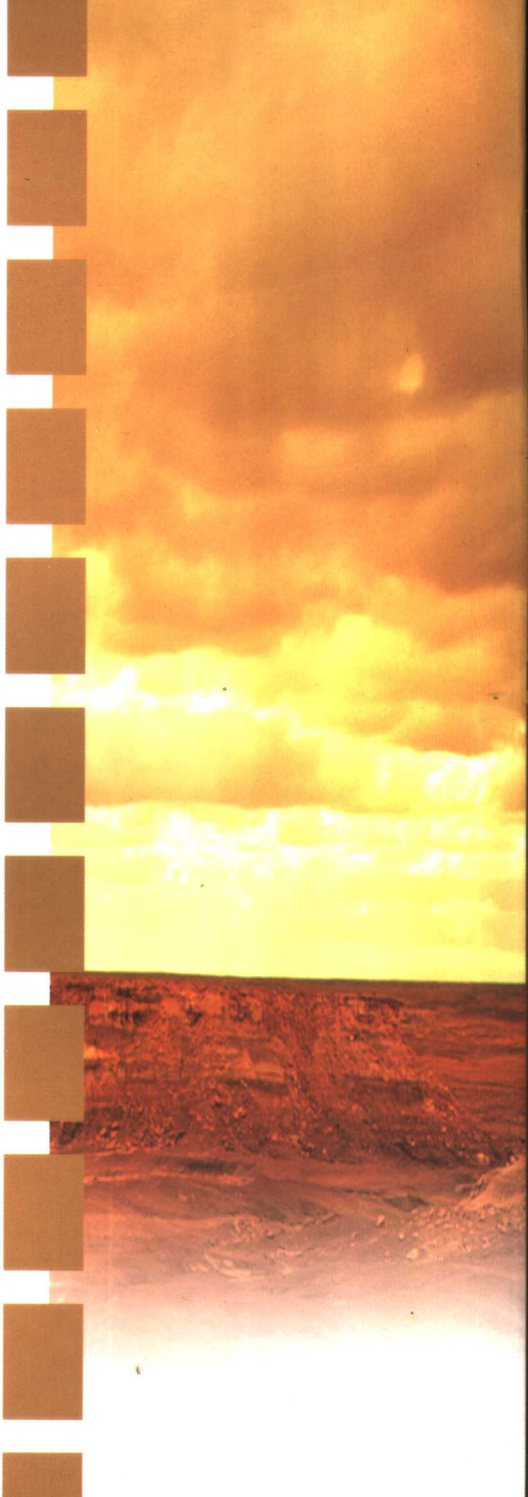
【第二部】



## 内容简介

……自从许国材赌输了钱，把即将过门的彩荷抵押给二流子马人龙，自己一走了之，他的逃亡之路既艰辛又浪漫。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万家，又使他成为万家的赘婿。

可当他坐上了满洲国警察局分局长的位置，竟被女囚萧萧那双忧郁的眼睛所震撼。正是这一见钟情，鬼使神差般地让他释放了萧萧，从此，两人在心里和身体都埋下了爱的种子……



## 第二部

### 上 卷

河流是我们的河流，  
山冈是我们的山冈。  
森林和煤矿，  
大豆和红高粱，  
同属于我们，  
属于这块苍茫大地，  
决不允许强盗掠抢。  
勇敢的关东儿女，  
拿起武器，去吧，  
去和最凶恶的敌人斗争，  
砍掉头颅，躯体里，  
依旧会伸出一支老枪！

——作者题记之三



## 第一章

秋原驰烈马，春岭纵云霓。

——荒 村

许春山在太阳吐红的时候就已经在院门外的粪堆中央掏了个大洞，塞一把干柴点燃，重新封堵洞口，让烟火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加速发酵沤了一冬的粪堆。这是在送粪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做好这一切之后，他坐在粪堆上叼起烟斗慢吞吞吸了一袋烟，目光远远落在野马岭东山和野马河之间。太阳努力从野马岭与野马河夹缝中的乱树丛里挣脱出来，由于使足了劲，憋得满脸通红，春天的温暖就拖在那缕长长的红晕下缓缓降落下来。野马河沉睡了一冬也开始打呵欠伸懒腰眨着惺忪的睡眼苏醒过来，河两岸枯黄的草地和漆黑的泥土不断地往上返热气，可以看见远处腾着的一波一波的气浪。许春山的心事也在一波一波地滚动。这是个干旱的冬天，两场春雪也没能弥补干旱。干旱对山里人来说不是坏事，可以在春种之前把地翻耕一遍，开大垄保墒。这种想法他早和国栋、国梁商量过了，一等化冻就去翻河湾甸子，这已经是块金不换的肥地了。他要核算好了，把河湾甸子地好好整治整治，让它变成钱串子，许家的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好过。只要

日本兵不驻到镇上来，打下来的粮食还是自己的。他就带着这种想法很兴奋地磕了烟斗走回到院子里。许国梁正挑着洋铁桶到河边上挑水，许国栋把马套一根根扯出来挂在车辕子上，张柱、老李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小芹和婆婆已把灶房弄得热气腾腾，彩荷满院子撵着家宁，叫着要他干什么，许家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许春山对这一切都很满意。要不是驿马站驻扎了日本兵，要不是许国材至今杳无音信，他会很自豪地在镇上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家庭。日本人在驿马站，就让他枕着恐惧过日子，保不准哪天早晨一觉醒来就看见山村队长明晃晃的洋刀搁在胸口上。他忧虑的不仅仅是这些，日本人毕竟是大家的灾难，更让他忧虑的是彩荷。国材没音信，彩荷这样如花似玉一个女子就闲置在家里，真有些对不住这好春光。人不是草，一年发一茬，女人的青春过去了再找不回来。况且，国梁几次相亲都不成，后来干脆拒绝相亲。家里养着孤男寡女到底应该避讳些，尽管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可是，国梁毕竟守了几年男寡。身强体壮的男人像儿马子一样，哪有不咬群的呢，万一出了家丑可不是丢脸面的事，把祖上的清名都玷污了。镇上已经有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说什么“一对野鸡”的话。他闹不清一对野鸡是怎么回事，问了几次，国梁都说：“那是过去打猎的事，别问了。”许春山没问，心里却总也放不下。许国梁挑第二担水的时候，他想对他说句什么，彩荷却抱着家宁跟着到河边去了，他眨了眨眼，什么也没说，心里却抱怨钱诚不该死守老规矩，许国材音讯皆无，还守什么贞节呢。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跟国栋、张柱和老李说了几句闲话，看彩荷抱着家宁跟许国梁后边进来，就冲彩荷说：“快抱孩子去洗脸吧，看那小脸，跟灶王爷差不多了。”然后，又回到院门外粪堆上去拨弄烟火。

家宁耍着脾气不洗脸，他就要彩荷抱着，眼边和鼻孔四周沾



满了脏乎乎的硬痂。彩荷强哄着舀了水把他拖到洗脸盆边，他尖叫着打挺不让洗。彩荷使劲按住，说：“好孩子，看看你的脸，已经变成了花脸猫了，不洗脸可不行。”家宁使劲摇头说：“不洗脸。不洗。抱抱，下河。”许国梁放下扁担走过来，吓唬了一声说：“闹什么闹，再闹打屁股。”家宁这才乖了。彩荷回头说：“看把孩子吓得。别怕，有婶婶呢。”一边洗脸，一边对家宁说：“爸爸凶，爸爸是老虎。妈妈好，让爸爸给你找个……妈妈。”家宁说：“不要妈妈，妈妈不好。我要……婶婶。”彩荷的脸一时热起来，忙低头掩饰。她抱紧家宁，在那红润鲜嫩的脸蛋上使劲亲了一口，抱着家宁走到里间去，关起房门暗暗流起了眼泪。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彩荷喜欢起家宁，家宁也放弃了大娘开始找婶婶。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无论多忙多累，她都要把家宁缀在自己身边，跟他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有家宁在身边，她就觉得日子过得踏实也有意思。几年来，她在许家只是个名分而已，许国材梦幻一样淡忘在过去的记忆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使劲回想，才记起大概轮廓，瘦长的个子，娃娃脸，说话满是奶味，身体上还留着那个风雪夜模模糊糊的感觉。这就是她做许家媳妇对丈夫的全部记忆，除此之外，她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她的结婚，她婚后的每一天，都和许国材无关。是许国梁把她接到许家来的，又是许国梁在默默关注着她。许国材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影子。开始，她对这个小丈夫充满热切的期待，每天都有新鲜的念头迸发出来。后来，这种念头不知不觉更换了对象，满脑子都是高大魁梧一脸茬茬胡子的许家男人。她经历了冲动、渴望与冷静，最后陷进了难以解脱的痛苦。她已经明显感到这样下去也许没有结果，因为两家父母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他俩本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她内心对他的渴望却与日俱增。她不能离开许家，又无法走进许国梁的小屋子里去。她

就像屋檐的干葱一样苦苦吊起来，少女那最美好的年龄和最美妙的梦境都在这苦熬苦吊中消失殆尽。她每每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一脸憔悴正在失去鲜艳的光泽心里就像捣碎了肝胆，苦汁浸透了内脏却无法向人倾吐。“钱家是大户人家，脸面最要紧。体面的女人总要守贞立节，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前街后村守寡到老的也不少。得守着。几年都守不住吗！”父亲这话就成为她和许国梁之间无法跨越的高墙。她第一次感到家庭的孤独，就在这种孤独中不知不觉接受了小家宁。她把每一个难熬的日子都打发到家宁身上。她的生活，她的精神寄托，包括她的每一次心跳，都因为有了小家宁而变得鲜活起来。她常常自觉不自觉抱紧他，把脸贴在他那弱小的胸口上，听着满是童音的心跳，就听出一个高大魁梧男人的强悍，然后幸福地流出一脸眼泪。她就这样期待着，只要许国梁还没娶，家宁还亲着她，太阳就会照耀她生活。

小家宁看见婶婶流了一脸眼泪，怔怔地把小手抚到她的面颊上去。他说：“婶婶别哭，哭不是好孩子。我洗脸，我不闹。”彩荷听了，捏住他的小手放到嘴唇上亲着，说：“家宁是好孩子。你该有个妈呢。”家宁说：“我不要妈，我要婶婶。”彩荷说：“傻孩子，婶婶是婶婶，妈是妈。你该有个……妈。”家宁顽皮起来，搂住彩荷的脖子说：“我不，我不，我只要婶婶。”彩荷因为激动，满脸涨红，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她说：“好孩子，只有你亲着我。小冤家，你可是个有心的，就叫我一声妈。叫吧，孩子。”家宁真就听话地叫了一声妈。继那一声之后，他又拍手叫了一长串妈妈，之后彩荷便一把将他搂紧了。家宁叫出一长串妈妈时恰好小芹推门进来。小芹给这一长串声音弄得呆若木鸡，僵硬地站着，嘴巴在张与未张之间，面目表情给似张又闭的嘴巴拉动得七扭八歪。她几乎忘记了眨眼睛，就那么直愣愣望着一脸潮红的彩荷。彩荷也在一瞬间看见小芹古怪的表情，说不清是激动

还是羞臊，使劲搂住家宁，将头扭过去，捧住家宁的脸蛋深深亲吻，大片的泪水沾在家宁脸上。

早饭以后，许春山放弃了下河湾甸子地看一看的念头。他所以放弃了下地完全因为彩荷。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出彩荷不对劲，两眼红润，一脸忧郁。饭桌上，张柱和老李新讨来的两个寡妇女人殷勤地给她端饭拨菜，她只吃了几口便弃了饭桌走开了。问题不仅仅是彩荷，许国梁也没吃几口饭便下了桌，然后，是小芹和国栋。他闹不准是怎么了，几乎一家人都有些不对劲，除了张柱和老李很闲在地刷牙缝。家里人的不对劲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的心境，他在这种时候不想下地——他也不想过多去问儿媳的一些事情，有关女人和儿媳理应由婆婆去问。他对许国栋说：“粪沷得差不多了，你带张柱、老李去翻细吧，下地的事再说。”做过这种安排之后他牵着牲口到宋铁匠家去挂马掌铁。山里人用马的时候多，一年要换两次马掌铁。宋铁匠家门口已经拴了好几匹马，宋铁匠和他的徒弟犂子叮叮当当钉掌钉。许春山跟宋铁匠打了招呼把马拴在边桩上便和大伙儿坐在一起唠起了闲嗑。

“大铁锤可是要发了，给媳妇穿了洋细布啦，还说不发。”

“老杨头，可没你神气，盖了房子又置地，去年又买下小骡马。”

“算了，要说神气，还是许家当家的。你看看，盖了三合大院，又给两个家人讨下两房老婆。发财又积德呢。”

“老杨头，别眼气人家许家，许家人可都认干呢。你那可是收山货赚的。”

“得了。收山货不赚钱了。有日本人和那些关内奸商，没我们赚的。我那几间房子，还不是卖了十几石豆子。他妈的，买下一个小骡马跟骡子一样没用。”

“还没揣上驹吗？”

“还没。”

“到口了？”

“早到口了。你以为是姑娘吗，非要养到十七大八才让她揣上？”

“它不发情？”

“不发情。看了多少回，干旋沟子一点儿臊气儿都没有，白搭了我两冬一夏的马料。再不揣上，我就让它出圈。”

“老杨头，你没找儿马子，它能揣上。要想槽头旺，儿骡搭成双。拴个儿马子你试试。”

“哎，老杨头，镇西头刘歪子家的驴直反群呢，要不要找个驴，说不定生一匹好骡子。”

“养骡马得有儿马子。”

许春山搭讪了一句，立刻有人说：“许家当家的，你家槽头可是儿马骡马成双的，都还闲着，要是哪一天看不住，没准儿会到一块儿。到时候，真的揣上了，你可就有了名声。”许春山知道他们说什么，臊红了半张脸，呸了一口，啐道：“别胡吡！头上有天老爷呢，小心大春头子打炸雷。我们许家从祖上到今天，没那根茬茬。”大伙哄一声笑了。老杨头摸了摸腮上深陷的褶子，说：“许家当家的，兄弟说一句没有深浅的话，你家老二该讨继房了，钱家二小姐也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混地养在家里。人嘴两扇皮，翻来覆去咬死人。”许春山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掏出烟斗，说：“一辈子人有一辈子人的活法。一定是有人背地里满嘴跑舌头，我才不听这些。许家上上下下，我心里有数。”老杨头说：“没有就好。只怕到时候有了，就不是一对野鸡的事情。”又提到一对野鸡，许春山知道不是什么好听的话，就伸着脖子辩白说：“往许家脸上扣屎盆子，都是那些油嘴滑舌没事闲扯臊。别信那

些乱嚼扯。”老杨头说：“无风树叶不响。什么事都得听听，在你眼皮底下，你看不真亮，别人都真真亮亮。男寡女寡，又都正在当年，谁肯守着瓜田渴死。你呀，还是回去掂量掂量吧。”许春山不乐意，说：“我不听这些人嚼扯。就算寡男寡女，总是许家人许家事，与别人什么相干。”老杨头眨了眨眼，见许春山真的生了气，就缄口不語了，别人也没再提这话茬。

许春山挂了马掌没有立刻回到家去，而是径直走到钱家大院后角门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马牵进了自家老宅子。自打搬进新宅子，老宅院一直由钱家两个家人看守着，因为失于修缮，屋角已经有些塌陷，四根立柱已经露出枣红色的松木梁头，门窗也歪歪斜斜要掉扇。他和钱家两个院工打过招呼，坐在院子里的木墩上吸了一袋烟，之后，重重嘘了口气，走到钱家这边来。曲管家见了，忙送出一脸微笑，带许春山到上房。钱诚正和老伴儿逗着小孙子，一脸枯草一样的表情强挤出干涩的浅笑，整个人也干蒿子似地枯瘦，见了许春山，抛开小孙子，热情地让座。夏氏便招呼家人媳妇上茶。许春山喝下半碗茶，鼓足勇气，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亲家，我琢磨了好些日子，夜里睡不扎实，还是把话说给你好。”钱诚说：“说吧说吧，咱们是亲家，有什么话还不好说呢。”夏氏也说：“说吧说吧。是不是我们彩荷有了什么不周不到的。”许春山说：“姑娘是好姑娘，这几年在我们许家也没少吃辛苦。只是我们三儿到现在没音信，我估摸着没指望了。如今这兵荒马乱的，再这样下去，只怕耽误了二小姐的青春。”钱诚枯瘦的脸上扭动了一下，说：“这是哪里话，是不是彩荷真的做错了什么？”许春山说：“我没说她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家老二他不肯再续亲，已经有人风言风语了，只怕日子久了，出个什么偏差，你我两家的脸面可都搁不住呢。还是宜早不宜晚呢。我想，还是该把她接回来，许家情愿她另嫁。”钱诚立

刻涨红了脸，说：“怎么，你听信那些人胡言乱语吗？！国材他没信儿回来，你能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这种时候可不能叫彩荷回来。她是你们许家吹着喇叭明媒正娶娶过去的，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她连丈夫的影子还没看到呢，你就叫她讪搭搭回来，那可不行。怎么说也做过许家媳妇了，就算再嫁，也是二婚。好好的姑娘做二婚嫁人，不中听呢，野马镇还没有这个先例。再说，是你儿子走了，又不是钱家姑娘守不住。你许家可以这么做，钱家的脸面还是要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彩荷到你们许家可没吃过闲饭。好好管住你家的老二吧，坏了门风，可是你们许家的事，退亲可不行。”夏氏听了，吱吱唔唔对钱诚说：“要姑娘就这么等下去守活寡吗？”钱诚说：“活寡也得守。在这种时候，钱家越得像个样子。”许春山得不到钱诚的许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钱家大院。他想把这些事在适当的时候说给彩荷，要她自己提出离开许家。

许春山执意要打发彩荷回到娘家去是在留心观察之后。他确信彩荷和许国梁有些不对劲是从彼此的眼神中找到了破绽。其实，彩荷和许国梁的眼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在许春山看来，两个人的眼睛里都有话藏着，让他猜不透。最初，许春山没有看出任何与平时的不同，兄妹之间总要避些嫌疑，彼此回避也是极为正常的。自从在宋铁匠家里听了些叮叮当当的碎语，他猛然感到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渴望的眼神像弧光一样幽蓝永远都与平时不同。他认定这是不可否定的破绽。找到这种破绽之后，他真的害怕起来。许家上上下下几代人，可没有发生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许家虽穷，却在全镇人当中拥有“书香门第，诗礼人家”的好名声，而且家业正一天天兴起来，这种时候，绝不能露出家丑。可是，怎么跟彩荷去说呢？钱家会允许吗？他给难住了。他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老父亲，由父亲出面跟钱诚去说会更

好些。要是父亲可怜两个年轻人，肯出面做主，成全他俩，他宁可丢一次许家脸面，也强似出了那种丑事。

就在许春山准备向老父亲摊牌的时候，山村队长再次带兵涌进野马镇。日本大兵的皮靴把许春山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也包括他想翻耕河湾甸子地，那秋天金灿灿的收成也即刻化成了泡影。

日本人要建立垦植开拓团！

这消息以超越风的速度很快刮遍全镇。许春山并没有十分在意。日本人在镇上搞的名堂太多了，什么钱庄、细布庄，各种各样的株式会社，也不奇怪再多一个什么团。总之，日本人想做的谁也阻挡不住。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对日本人的事情再懒得去伤脑筋。做了亡国奴，就没有权力不要日本人这样或那样，重要的是管好自己。许家人是“诗礼人家”，讲的是骨气，只要什么事少跟日本人沾边就会少惹麻烦。他做梦也没想到开拓团会打碎镇上每一户人家的平静生活。直到马人龙、田小秋、冯二迷糊等人敲着大铜锣挨家挨户把男人们喊到镇公所的时候，许春山才感觉有些不对头。走在街上，就像一头栽进荒火烧过的草甸子，眼前一片漆黑。说不准日本人又要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就那么一路小心地走进镇公所。镇公所的院子里已经站了黑压压一片，山村野夫小队长站在墙垛子上，手按着刀柄，虎视眈眈。他的身边是几个穿西装的男人，说着叽哩哇喇的洋话，其中一位男人像山村一样笔挺地站着，脸上带着刀疤，不时挪动一下两脚，身子摇晃一下，然后重新站稳，两只眼睛鹰一样凶狠地盯过来。山村队长做一个高扬的手势之后便开始讲话，叽哩哇喇鸟叫一样的声音四处飞翔，偶尔也夹杂着一两句中国话：“良民的大大的”，“日满协作的好”，好像开水把舌头烫僵了。山村队长讲了很长一

大串。山村队长讲话的时候身边穿西装的小个子不住地插上一两句什么，谁也听不懂。大伙儿只能从他们的手势上和表情上猜测他们是激动还是生气，想要干什么和正要干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人们的目光从几个日本人之间穿过去，盯着山村身后的秦一夫和马人龙等人。秦一夫最后蹬上墙垛子，他把日本人一串一串激动的嗥叫变成明明白白的中国话。他说：“乡亲们，山村队长说，他这次来野马镇，带来了日满友协。根据关东军本部特务部昭和九年八月颁布的满洲移民开发根本方案，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长久的满蒙新秩序，由本土志愿者和退役军人组成了武装垦植开拓团，野马镇就要设立这样一个开拓团，来帮助野马镇开发野马河流域，开发农田，砍伐木材。站在山村队长身边的这位就是开拓团团团长永野三郎。”秦一夫对永野三郎说了句什么，永野三郎朝大伙儿弯了一下腰，咕噜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洋话。大伙儿这才清楚镇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又有人要来。已经有了那么多“野夫”，也不在乎多一两条“狼”。大伙儿都没有回响，也没有表情，每个人的心头都蒙上一层阴云，说不出的沉重和压抑。秦一夫继续说：“为了保证本镇居民利益不受损害，开拓团凡在镇上征用的土地、房屋、耕牛、大车和其他用具，一律按价给付，以体现天皇陛下和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的亲善政策。”不知谁在下边喊了一句：“他们不是来开荒甸子的吗，怎么会征地。”接下来，七嘴八舌乱嚷开了。“他们凭什么来征我们地。”“我们的地还不够种。要开发该到山口外去，那边荒地多。”“日本人会给钱吗，给多少？”“房子也要征，去他妈的，老婆征不征呢？这可不行。”山村队长似乎看出人们骚动的情绪，立刻抽出天皇刀，挥舞着冲着人们大喊大叫，满脸赤红，似乎喝多了人血要从两眼里流出来。他冲着秦一夫叽哩哇喇大叫，都以为他挥刀要劈秦一夫，没有。他叫了一串之后又用力



把刀插进刀鞘。秦一夫冲大伙儿说：“静一静。山村队长说了，”他挥手在胸前比划了个大圈。“野马河两岸的平川地、河套地，不管是谁的，一律征归开拓团开发经济水田。没有征到土地的大户，一律征农具和牲口。”人群又骚乱起来，这一次，大伙儿看见日本人在高墙上架起了机枪，没敢大声吵嚷。秦一夫接上说：“山村队长说了，开拓团将和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发展。要是有人破坏这种协作开发，皇军就会杀他的头。好了，现在公布征用赔付价目：熟耕地，每亩国币十四元，生荒地八元；房屋，砖瓦的每间十二元，土坯的每间六元；马每匹六元，牛每头五元，犁具每套一元，胶轮车每挂三元。”人群再一次抑制不住地骚动起来。“这可不行。这是在抢呢！”“就是，给这么几个铜子儿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啦。”“我们不征！”“不征！”“他们来开拓，为什么到野马镇来，要他们到山外开荒好啦。”“我们的家业，这是我们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业，凭什么白给他们！”山村在墙垛子上摇晃了一下，拔出战刀，猛地一挥，一串咯咯的枪声在人群头顶上炸开，所有的骚动和议论立刻给炸灭了。山村冲秦一夫愤怒地叫嚷着什么。秦一夫忙对大伙儿说：“老少爷们儿，我也算半个野马镇人，听我一句劝吧，山村队长发火了。木头不能硬往斧刃上碰，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明白。房子地，都是身外之物，万一闹大了，命都保不住了，要房子要地还有什么用呢？说白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关东这么大地界都归了日本人，这几十垧地几十间房子又算什么。千万别胡来，性命要紧，眼下留得青山在，何愁日后没柴烧。千万别闹出傻事！胳膊扭不过大腿，吃亏的还是我们大伙儿。”秦一夫的话听起来很实在，大伙儿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好心实在话，静静等待事态的发展。后来，马人龙、田小秋几个跳上墙垛子。马人龙捏着纸单念了一大串名字和一大串数字之后又说了一大堆“限期交办”，“如